

活 生 與 學 哲

作 奇 恩 艾

行印 社版出活生書讀 海上

目 錄

一・哲學問題

相對和絕對	一
世界觀的確立	一二
關於「形式邏輯與辯證邏輯」	一九
關於內因論和外因論	三七
真理的問題	五〇
認識論上的問題	五五
「哲學講話」批評的反批評	六七
哲學問題四則	七七

動物有沒有本能？

八三

二・民族問題

半殖民地何以能保持獨立的外貌

九三

阿比西尼亞真的敗了嗎？

一〇三

再論阿比西尼亞的戰敗

一一二

三・生活問題

戀愛的本質是性行爲嗎

一三三

非常時的觀念形態

一三九

非常時對宗教的態度

一四九

「到學校去」和「到民間去」

一六〇

再論「回到家庭」和「衝進社會」

一七一

相對和絕對

——答半呆君——

我們現在把半呆君的這一個問題提出來討論，不單只是因為它有哲學上的興趣，而且也想從它裏面找出實踐上的意義。「這是為什麼呢？」有人一定要問說：「相對和絕對，不是兩個抽象的哲學名詞嗎？相對和絕對，絕對和相對，任你說來說去，怕仍只是在空名詞裏打灣子，實踐的意義在那裏，和中國目前所急切要解決的民族解放問題又有什麼關係？」

「慢慢地聽我們講罷！」我們要回答他說，「我們所用的一切名詞（或概念，範疇），原來都是現實事物的反映，世界上有現實的馬，才有馬的名詞，有資本主義制度，才有資本主義的名詞，相對和絕對兩個名詞，也不是和現實事物離開的，甚至於在

民族解放的實踐運動中都有聯繫。是怎樣離不開和怎樣聯繫的呢？這篇文章下面會慢慢談到。現在只先總說一句：人們所以會覺得一討論到這樣的問題就是在抽象詞句裏打圈子，是因為他們上了舊哲學者的當，因為那些學者忘記了名詞和事實的關聯，常常把事實拋開，單獨地玩名詞的把戲。如果我們能夠把它從抽象的半空中曳下來，使它立足在現實的土地上，那麼，就是實踐的人們也需要注意他了。

『名詞是在人用，用法不同，也就有不同的意義。學究的哲學者是把名詞拼湊湊，說些「相對的絕對」，「絕對的相對」，「絕對的絕對」……等等的謠語。但是我們呢？我們却要處理這些實際問題：戰爭的不可避免是絕對的麼？現階段的和平運動只有相對的意義麼？中國人必須聯合抗敵才有出路，這是相對的真理，還是絕對的真理？如果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不能分開，那麼兩者中間有什麼關係？我們要解答這些問題，還要把這些解答應用到更實際的日常生活中去。』

× × × × ×

在我們的生活中，常常有絕對主義的鬼魂在作祟，這是我們首先要注意的。思想進步的青年們，誰都相信世界是不斷地在變化，社會是不斷地在發展，現社會的不良制度，只在現在的階段才會存在，將來終有一天要消滅的。但這只是一部分進步的人的思想。我們現在還可以遇到許多另外的人，他們還在相信天命，以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一個最高的主宰在那裏安排好了，永遠不能改動的，生活的痛苦，也只能怪命運。這就是絕對主義的一種，因為它把世界看做絕對的主宰所玩的絕對不變的把戲，一切事物都是絕對的，依着絕對的秩序安排在那裏。這只是就很大的世界觀方面來說，如果我們從一些比較小的事情來說起，就更明白絕對主義是怎樣有時會支配着我們。

即使進步的，覺悟的青年，我們也常常看見這樣的毛病：他們常常寫信來說：「我的環境太惡劣了，這樣的環境和我不能相容，我必須離開它，到較好的地方去生活，或者請你們把救國團體的關係介紹給我，讓我好到裏面去痛痛快快地工作。」這樣的見解，也正是無意中被一種絕對主義的思想所支配了。雖然這種見解的主人翁是進步的青

年，接受了新思想，懂得世界是變動的，懂得中國人現階段的任務是救亡抗敵。然而他們沒有把自己的進步的思想，無遺憾地應用到個人的生活態度上去，他們對於自己的生活，仍是用固定的，非變動的，絕對的觀點去觀察，不錯，他們的環境實在黑暗，然而他們忘記了黑暗也可以打破，前進青年的努力，可以使環境變動。他們周圍的人是不覺悟的，然而他們忘記了不覺悟的人也會變動，在一定的情形之下，也有走到覺悟的路上去的一天。他們把黑暗固定化了，把不覺悟絕對化了，以為這全沒有變好的可能。於是就絕望地叫道：「我沒有辦法了，我的生活環境已經不能容納我，讓我到另外的更光明的天地裏去吧！」

我們接到這樣的青年們的來信，就不能不回答他們說：「你的想法是錯了，你以為自己的環境壞，要逃出這黑暗圈，是錯誤的。逃避不是生活的正當方法。因為在目前的社會裏，就根本沒有一塊完全光明的地方，你逃出了自己的環境，仍然要走進一個新的黑暗圈裏，逃避也是無用。但你用不着悲觀，因為光明是從黑暗中打出來的，不打破

黑暗，不會有光明，所以你應該留在自己的環境裏，盡可能的實行你進步者的任務——打破黑暗。你不要把黑暗看得太絕對了！」

由這一個實例裏，我們可以知道，絕對主義是要反對的，它使我們不肯從眼前現實裏去工作，去奮鬥，只夢想着另外的光明地方，或者想逃避現實。絕對主義是和事物的真實情形不相符的，因為事物都會變動，黑暗的社會也會發展成光明，不是絕對的黑暗。光明的東西也是從黑暗中孵化出來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絕對的光明。

、要把握新哲學和新社會科學的真確意義，也要反對這絕對主義，否則口裏雖然談新哲學，實際上仍成了觀念論者。這個哲學和社會科學的出現，是要我們在現實的黑暗社會中，用種種的方法去促進將來的社會和目的的實現。有些誤解這種科學的人，他們把將來的社會看成一個理想，很性急地想馬上就在世界上建立起來，而不知道從實現社會裏促進它。雖然他們所懸的理想好像和新哲學新科學一致，但實際上他們是太看重理想，而忘記了現實，所以還是一種觀念論（一切的觀念論大部分都是絕對主義）。我

們常聽到所謂「左傾幼稚病」的名詞就是這一種絕對主義的作祟，因為他們把新社會科學的理想看得太絕對了（即忘記了它是從舊社會中孵化成的）。

事物不是絕對不變，絕對主義是不可信的。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反過來，相信相對主義，主張一切都只是完全相對的麼？

× × × × ×

我們先要說：我們不能不承認事物都有相對性。因為事物都在變動。我們既然承認自己的黑暗的生活環境終有變好的一天，那我們同時也就不敢不承認，黑暗只是在今天存在，只要我們看清楚了社會發展的道路，依着這道路奮鬥下去，那麼，明天或後天總有發見光明的時候。這就是說，黑暗是有相對性的，是和今天的時間相對的，或者是和我們的不努力相對的，我們不努力一天，黑暗勢力就可以延長一天。同時光明也有相對性的，社會的發展雖然有光明的前途，但這前途不會突然自己掉下來，而需要我們去促進，也不是憑空地輕易地就可以由我們建立起來，而是需要我們在現實社會中為它奮

鬥，努力，它的出現和我們的努力是相對的。

但我們這樣說，並不是就要相信相對主義。事物的相對性是必須承認的，因為事物是不斷地變動，沒有絕對的永久的存在。但承認了事物的相對性，並不就是要相信相對主義。相對主義為什麼不可信？因為它把事物的相對性太誇大了。它使我們這樣想：「什麼都還不是一樣，黑暗也好，光明也好，都是相對的，都沒有一定的標準，世界上也沒有什麼真理，因為真理都是相對的，我說是真，別人也會以為是假。生活也是一樣，何必努力奮鬥呢？將來的光明，也許只是我心裏的空想，何必為它白白吃苦？混得一天算一天，這就是過日子的方法。」

相對主義把相對性太誇大了。誇大到使我們不能相信一切，使我們懷疑一切，相對主義就是一種懷疑主義。人們觀察事物，懷疑是要的，但弄到懷疑一切，在生活上思想上沒有一點東西可把握，只圖目前混日子，那就糟了。

這一種相對主義或懷疑主義是有毒的，但在青年人中間，受這種毒的人比較少，青

年人因為熱情很高，容易被絕對主義作祟，但很少中相對主義的毒。這種毒多半在老年人的身上作用着，或者染着暮氣的青年人，也會有這種傾向。他們大抵是受着打擊而經不起打擊的人，沒有向前鬥爭的勇氣，容易和眼前的惡劣勢力妥協。因此，右傾的毛病，一部分也就是來自相對主義的。如果說絕對主義是青年病，那麼相對主義就是一種老年病或成人病。（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有老當益壯，愈老而愈更有銳氣的人，所謂老人病不過是一個比喻罷了。）

× × × × ×

相對主義把相對性過分誇大，誇大成一種病態的歪曲思想，這是我們要反對的，在前面已經講明白了。但我們並不是要完全反對事物的相對性。我們既承認事物的變動性，就不能不承認它的相對性。不過這種相對性和懷疑一切的相對性不同，這種相對性只指出了事物的變動，却不否認這變動中有一定的規律，法則，有一定的來由和前途，所以，雖然並沒有把現在的東西看做絕對永久，但也並沒有否認了世界發展的一定秩序。

和旋律。這就是說，它並不像相對主義那樣懷疑一切，不相信任何規律。它雖然承認相對性和變動性，同時也沒有忘了變動中的一^定的東西，有規律的東西，這也就是說，它在相對性中，仍然看出了一種絕對的東西。絕對的東西包含在相對之中，相對主義就看不到這一點，這就是它和相對主義的不同。

譬如說，中國的民衆現在都要求全國一致起來抗敵，這樣的事，自然是相對的，因為這是在近幾年來才最感迫切的需要。在七八年以前，我們自然也要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的，但那時還沒有把全國的怒火集中到一個東亞帝國主義者的身上。在將來呢？這樣的事情也會有消滅的一天，因為全國解放的要求，是來源於敵人的加緊的壓迫是和這壓迫相對的。如果有一天，帝國主義的敵人失敗了，或者因為他們本國的變化，停止了對我們的進攻，我們也自然不會再無緣無故地要把反抗的火燄燃燒在他們身上。抗敵救亡的^要求，是會變化的，因此也是有相對性的。

但如果我們把這相對性誇大，說：好了，這樣的要求只是暫時的東西，也許明天又

不同了，也許後天又再有一個變化。我們即使不必爲這樣的要求而努力，也沒有什麼要緊，因爲今天的事明天會變得怎樣，我們是全不知道，何必白費氣力呢？——這就成爲懷疑主義了。

這樣的誇大，當然是很不對。我們雖然承認，全國一致抗敵只是民族解放運動的現階段的要求，在「現階段」這一點上有它的相對性，但同時我們又不能不說，在現階段上，用全國一致抗敵來實行民族解放運動是絕對必要的事，除了這一條路以外，在現階段上，絕對沒有第二條路可走。總之，在發展觀點上，每一件事物都是有相對性的，但在發展的每一階段，必有一定規律，一定事物的出現，這又是絕對的。相對的東西，總包含着一定的絕對的東西，絕對的東西，是作爲相對的東西的每一個必然階段而表現出來。這就是兩者的關係。

說到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的關係，也是一樣。真理是不斷地發展的，我們決不能一次就把握到世界上一切的真理，我們的真理是一步步地深化，每一個時代，我們所能夠

把握到的真理，都有一定的限度，在這一點上，它是相對的。但同時，我們每一個時代所把握到的真理，都是以一定的程度把握到了事物的真實性，都能把真理推進了一步，這又是絕對不移的。我們今天所知道的真理，一定比昨天所把握到的更深刻，更進步，這一點是不容我們懷疑的。因此，凡是我們所把握到的真理，都是有着相對的基礎（因爲它不斷地發展），而同時又有着絕對的內容的。

談得太多了，問題也大致已經解釋明白，真理的問題，請讀者另外去參考別的哲學書，此地不多講了。

世界觀的確立

——答青年平君——

世界觀的苦悶，在青年學生和智識份子中間是常常有的。在最苦痛的境地裏生活的民衆，就不會有世界觀的苦悶。因為他們的全副力量都要用來爲生活掙扎，「要活」就是他們唯一的思想，唯一的世界觀。生活地位較好的智識份子或青年學生就不然，他們除生活之外，還有一點餘暇來研究，思索，他們在書本子上，以及從教師的口裏，聽得了各種各樣的世界觀，這些世界觀都給他們有相當的印象，影響。於是他們就不能不比較，選擇，究竟什麼才是正確的世界觀呢？他們一定要確定，要把握到一種正確的世界觀，才能夠堅定地向前去生活，奮鬥，否則就苦悶，彷徨，不知道走那一條路好。

最近有一位青年平君的來信，就訴說這一種苦悶。他的苦悶是對於唯物論和唯生論

兩種世界觀不知選擇那一種好。這是目前一般學校裏的學生所常感到的。他們一方面從自己的研究中接受了唯物論，知道了唯物論是目前世界上最進步的思想，然而一方面又在學校一部分教師的口中聽來了唯生論，也說唯生論是目前最純粹的世界觀。當他們在兩者中間不能作一個決定的時候，他們就徬徨了。平君說：「近來唯物論和唯生論在腦中打架，弄得不開交，痛苦極了——什麼事情都不高興去幹！唯物論大家都知道，唯生論據主張的人說就是中山先生思想的哲學基礎，說是取唯物論和觀念論而成，使我們莫明其妙！先生如能公開的答覆我們，彼此才算是盡了本分——民族復興。對於這樣的事情弄不清，恐怕就是立足點不穩的緣故吧？」

這確是立足點沒有弄穩的緣故。立足點不容易穩定，是智識份子的壞處，然而，如果他們一旦堅定地把握到正確的世界觀時，他們所了解的也會變成更深刻更明白，這是他們的優點。他們應該發揮自己的優點，除去自己的弱點，因此，世界觀的確立，在他們是很必要的是事。